

初见面气质非凡 细观察出身高贵

上世纪40年代初,我和王铿(著名律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相恋时,曾在他家见过这位未来的婆婆。我见她第一眼的感觉,就是这位老太气质非凡。不过,王铿当时并没有对我介绍他母亲的身世,只是简单地说了句:“这是家母。”

在和王铿恋爱的那段日子里,我俩大多是谈论上海的话题,尤其是海派文化之类,偶尔也说到辛亥革命往事。我发现,只要一涉及武昌起义的话题,王铿的精神就会亢奋起来,而且滔滔不绝。

有一次,王铿说在家里举行派对,邀我前去参加。记得那天,他母亲身着民国时代的服饰,和我同桌就餐。我感觉在社交场合,这位老太的举手投足和遣词用语与众不同,显然是位见过世面的人物。再仔细观察她的服饰和头饰,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装饰得完美无瑕。这种品位在当时的上海滩也是罕见的。

“这老人家到底是什么来历呀?”尽管心里好奇,但是出于礼貌,我还是不敢追问。

和王铿结婚后,我就辞去了学校的工作,回家当了“全职太太”。婆婆能说出不少大饭店厨师的名字,这更让我对她的身世感到好奇,因为普通人是不会关注饭店厨师姓啥叫啥的。

不仅如此,婆婆在麻将桌上更是“武林高手”,她的牌局几乎十局九赢。她和其他人玩麻将时,大有旋转乾坤的能耐,想赢就赢,要输即输。她说起《红楼梦》来也头头是道,常常在饭局和牌局上,用宝玉、黛玉等来形容某个人的状态,让人听后乐不可支。我越发感觉到,这位老人

廖克玉这个名字,今天恐怕无人知晓。但若在这个名字的前面加上“湖广总督夫人”等头衔会让人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她不但容貌秀丽,而且潜伏在清朝重臣瑞澂身边,以智慧与勇敢见证了历史更迭的重要时刻。

► 1958年,廖克玉与长孙在王开照相馆合影

家并非凡人。

直到有一天,我在帮着先生整理案桌时,突然发现抽屉里有他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民国西施廖克玉》。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廖克玉不是我婆婆吗?我忍不住翻阅起书稿来,这才明白了气质非凡的婆婆的来历——她不但是清朝总督夫人,还是哈同夫人罗迦陵的结拜姐妹……

宋教仁亲自布局 廖家女卧底帅府

要了解婆婆廖克玉的身世,先得从清朝大官瑞澂说起。

1908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瑞澂中年丧偶,意欲再娶。

说来也巧,此事托到了瑞澂的账房吴永瑞手上。吴永瑞是同盟会秘密会员,他立刻报告了正在湖南长沙的宋教仁。宋教仁深知良机难得,与吴商议后,看中一恰当人选。吴永瑞遂星夜赶往江西宁都,宋教仁则在长沙静候佳音。



宋、吴看中的人是谁?此人乃吴永瑞同乡廖兆熊的独女,小名克玉,是年正值豆蔻年华。不仅容貌出众,更兼天资聪颖、知书达礼。廖兆熊早年做过“游击”(清朝武官),因不得志而解甲归田,对清王朝早已失望。谁知好事多磨,吴永瑞在江西宁都扑了个空。原来廖兆熊已死,廖夫人携女去了上海。吴永瑞即刻返回长沙。

宋教仁得报后,遂亲自与吴永瑞结伴从长沙急驰上海,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廖家。两人向廖夫人申明大义,恳请献出掌上明珠。廖吴两家本是世交,加之宋教仁言辞恳切,廖夫人当场允诺了这门非同一般的婚事。

吴永瑞回去后,代廖家向瑞澂提了三个要求:其一,克玉需要为正室,决不当小妾;其二,克玉之母因住不惯衙门,需在邻近找一住处(此乃为克玉日后假借“归宁”暗递消息创造条件);其三,不收任何彩礼。这三条都是宋教仁策划的。

瑞澂听了吴永瑞转达的这三个条件后,认为这户人家果然不同凡响。老太太不住在衙门里,也就不会通过女儿来干政;不要彩礼,更显示廖家不是贪财之人。瑞澂对此很满意。但他至死都不知道,这位新夫人是革命党派来的卧底。

坊间传说廖克玉是瑞澂的小妾,这是有违事实的。廖克玉实乃瑞澂之续弦。

大官僚坐镇武昌 新夫人暗传消息

自瑞澂娶了廖克玉之后,官运陡然亨通。短短两年之内,连升二级。从江苏布政使(藩台)升为江苏巡抚,又升为湖广总督(制台)。满族人都迷信,官越大,迷信得越厉害。瑞澂及周围之人,多把这位新夫人敬为“帮夫星”,尤其是瑞澂,对新夫人更是言听计从,不敢有违。后来廖夫人说:我们家里的男人个个怕老婆,就是从那时沿袭下来的。

其实,瑞澂的仕途畅达,借的还是“裙带”之光。

瑞澂出身于满族贵胄,祖父是琦善,父亲是恭亲王,曾任黑龙江将军。光绪皇帝的珍妃、瑾妃,是瑞澂的表妹。

其时光绪已死,三岁顽童溥仪即位,由乃父载沣摄政,执掌朝中大权。载沣的堂兄弟加连襟是载泽,而瑞澂原本是载泽的妹夫(瑞澂亡妻是载泽之妹)。朝中有人在,自然好做官。

此外,当时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各省)反清斗争风起云涌。载沣为了维护统治地位,急于把皇亲国戚

安排在重要位子上,同时又竭力排斥汉人官吏(袁世凯就是这时被载沣罢免的),确保因血缘而带来的忠诚。在这种情形下,瑞澂自然上升得飞快。

调升湖广总督时,瑞澂一度曾想推托。一是湖广地区民风剽悍,历来是多事之地;二是湖广地区革命党活动频繁,军队极不牢靠。湖南长沙发生的抢米事件曾震动全国。想不到,新夫人廖克玉却催着丈夫去上任。因当时的武昌已是革命力量云集的重镇,革命党也有盘算,来个瑞澂总比其他清廷鹰犬好对付些。瑞澂内外都难推辞,就请了一个月长假,先在上海玩了个痛快,随后勉强赴任。

第二年,端方途经武昌,瑞澂设席款待间,推脱自己体力欠佳,恳求端方屈接总督一职。端方时任川汉铁路大臣,眼睛瞄着“总理”的位置,哪里肯接这个茬?瑞澂只得就此死心,就盼“帮夫星”能带来更多“好运气”了。

廖夫人在制台衙门很活跃,不时将情报送到母亲处。原来瑞澂闲来常聊些公事,以博家人一笑。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由于情报及时,那些本已落入网中的革命党人,都一个个抢在被捕前脱了身。有一次,租界当局暗送消息给瑞澂,说日前制造炸弹案的首领黄兴正在租界,可派人火速抓捕。廖夫人从瑞澂嘴里听说后,立即借“归宁”把警报送了出去,清兵再次扑空。此等“蹊跷事”虽屡屡发生,但瑞澂等只认为是革命党神通广大,从未疑心制台夫人是革命党潜伏在身边的“特工”。

上海童话

陈姿羽

20.一片狼藉

自从拿了销售冠军后,童画感到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背后紧紧盯着她,要看她不留神出洋相,压力好大。舅舅租店铺急需钱也给她增加了不小的压力,她只能像个女汉子似的整天投入销售和开发客户的工作。那晚在和客户交际时撤掉了世辉的来电,可是以后去电好几次都没联系上。

这天,Amanda突然宣布她要去欧洲休十天年假,公司里几个年轻女同事听到后开心得不得了,“拿摩温”不在,她们可以轻松几天了。童画也暗自松了口气,绷紧的神经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她这才想起很多天没见世辉了,也不知世辉是怎么回事,居然也没有主动来找她。想到这里,童画更加感到不安,好像有不祥的阴影盘旋在心中。

世辉到底怎么了?其实童画非常想念世辉,也并不是忙得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她打过他几次电话,但不是关机就是没人接,她简直有些心急如焚。这天下班后,她胡乱吃了些菜包子填饱肚子后,先坐公交车再换地铁,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赶到世辉家的楼下等他。

深夜的时候,才见世辉疲惫杳杳地回来。路灯下的世辉消瘦了许多,童画觉得自己好多日子没好好关心世辉了,心里很内疚,一见到他,便涌上无尽的爱,一把抱住他,扑在他胸前,问:“你最近干什么去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好想你!”世辉没想到童画这么晚会等候着他,他也张开双臂抱紧童画,许久,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童画急切地问:“世辉,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看到世辉的眼眶红红的,童画更加诧异了。沉默了很久,世辉才慢慢地说:“我爸出事了。他为了打麻将赌钱,把我妈的5000块医药费从家里偷偷拿走了,还欠了外面一大笔赌债。而我妈癌细胞扩散,急需放化疗要用钱。我爸跑出去躲债,留下我和弟弟两个人在家里应付。这几天那帮人一直到我家要钱,我们交不出钱,他们就砸门,限我一周

之内还钱!”

童画的心咯噔往下沉了一下。世辉说:“这几天,我让弟弟到理发店的同事宿舍里去住,我住到阿姨家。白天我们都不敢早回家,就怕被他们看见。今天我是回家来拿点换洗的衣服。现在这么晚了,估计他们也走了。想不到你会在这儿等我,外面冷,我们到家里去说吧。”

世辉的家在二楼,童画看到门上被黑漆刷了个大叉,推门进去,屋里一片狼藉,电视机、冰箱都不见了,五斗橱的抽屉全部被拖出来,散落在地上,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像被打劫了一样。童画拉住世辉,紧张地问:“世辉,家里是不是遭小偷了?你看啊!电视机和冰箱都没有了,东西全被翻了一遍。”

世辉淡淡地说:“不是小偷,是我,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电视机、电冰箱,连饮水机都卖掉了!”童画回头,问:“你的手机呢?也卖了?怪不得我打你几次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找不到你!”世辉点了点头:“把所有东西全卖了,才筹到1.8万元。”

童画过来,站在世辉面前,难过地抱住他的头。过了很久,童画拿出自己的手机,递给世辉:“把我的也卖了吧,应该能值点钱吧!”

世辉抬头看童画:“不要,怎么能卖你的手机呢?你手机卖了,工作怎么办?别人怎么联系你?再说,我一个大人,再大的苦,我也要一个人扛!”

童画说:“救急要紧啊!先别管那么多,把钱还掉一部分再说,那帮赌博的人肯定有打手,如果拖着不还钱,也许你会被打的。这是最重要的!”

世辉紧紧地抱住童画,将脑袋深深地埋在她的肩头。童画温柔地搂住世辉,世辉坐在床边,他一米八的大个子,这个时候弯着腰依偎着童画,却像个无助的孩子,童画不禁起了怜爱之心,轻轻地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发。

两人在一片狼藉的屋子里相拥许久,过了一会,童画松开世辉,走到厨房里,找到一把扫帚,开始扫地。

世辉拦住了她,把扫帚放在墙边,把她拉过来说:“今天不要打扫了,陪我待一会儿。”他又把床铺简单整理了一下,说,“丢丢,今天什么事都不要做,陪我安静地待一晚,我好累!”

童画知道他心烦,乖乖地依顺着他。

8.一张饱经风霜的脸

子棋从梦中惊醒,抱着冰凉的被褥坐起身,冷汗涔涔,连打寒战。少女时代读过的一首李敖的诗蓦地跳到眼前:“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地久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山高水深,我的爱情浅。”

真是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同样一首诗,今日的子棋读来方能体会那份锥心的酸楚和无奈,还有深深的自责。

公司一年一度的财务审核旺季正式开始了,方子棋连着几天都是在公司和员工一起叫外卖吃披萨,天天总是忙到最后一个下班,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又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咖啡休息室喝咖啡了。同事下厨早就大惊小怪了:子棋的女强人名声在外多年,人人都知道她的工作态度严谨,事无巨细都要刻苦钻研,事必躬亲是她的工作风格。子棋硕士毕业后在本市知名的大会计事务所镀金,积累了多年的经验之后进入了一家小型电脑公司做财务经理。这些年来,她的每一次跳槽都是职场上的飞跃。自从三年前来本公司,子棋更是爱公司如家,经常加班加点,所以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财务总监。

这个中国女人的梦想到底有多远?她想当第一个美国女总统吧?在饮水机前,在咖啡休息室,在饭厅,人们私下里议论调侃。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礼拜方子棋天天挨到天黑才回家是因为不想撞上昔日青葱岁月的旧情人!如果撞上乔尼会是多么尴尬啊。子棋想,当年任性的自己不辞而别,乔尼事后会因爱生恨吗?他会当着先生孩子的面厉声斥责自己吗?

办公桌上的电话“嘀铃铃”地打断了子棋的思路。先生告诉子棋浴室的装修已经顺利完工,催促子棋回家庆祝。子棋张口刚想问先生工人走了吗,可是喉咙干干的,发不出声,握电话的手心里全是汗。

暮色中,子棋的宝马转过了街角。她一驶人家门前的小街远远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往大卡车上拾掇和搬运工具。子棋一踩

刹车停在路边一颗茂盛的大树下,屏住呼吸,心扑扑乱跳:子棋怕见又想见的人就在眼前,她忍不住直勾勾地看他。乔尼明显地老了,一头微鬻的长发剃了个精光,露出锃亮的脑门,皮肤更黑了,汗衫下肌肉若影若现,远不如从前轮廓清晰身形挺拔了,走起路来有点一瘸一拐,是不是长年跪在地上铺瓷砖拼地板把膝盖弄伤了?子棋好一阵心疼。当乔尼一扭头

上车的刹那,子棋看见一张饱经风霜刻满皱纹的脸,乔尼年轻时的俊美已依稀难辨,子棋的眼泪夺眶而出。

子棋压抑着心中翻腾的痛苦低着头走进家门。先生和孩子兴高采烈地迎上又是熊抱又是亲吻。孩子们兴奋地诉说着学校里的新闻,先生则忙着要带子棋参观装修完毕的新屋邀功。子棋无力地摇了摇头说“我太累了”,步履趑趄地上了二楼,一进主卧就一头栽倒在大床上睡去。

子棋在半梦半醒之间回到了江南古镇的祖屋,院子里开满了美丽洁白的栀子花,满园的芬芳啊。恍惚间,她又飘到了乔尼“小西贡”的房子,小桌上,床头柜上,茶几上,到处都摆放着一朵朵新摘的栀子花。子棋在梦里贪婪地嗅着花香,醒来后方觉一场空,一个人在黑暗里发呆。

空气里有淡雅的花香,那是子棋熟悉的栀子花香。

子棋摸索着扭开床头柜上的台灯,赫然发现台灯下多了一个厨房里的玻璃杯,接了半杯清水,斜斜地倚着一朵小小的栀子花,皎洁如玉,暗香扑鼻。子棋认得,那是自家前院今晨刚刚绽放的栀子花,子棋临上班走过花丛时就注意到了。新开的栀子花瘦小稚嫩,但已初显娇媚动人姿态。子棋本来打算等过几天花儿长大了长开了再剪下它的。

子棋脑海里回响起十几年前的电影《情人》结尾的外音:“他告诉她,他仍然爱她,他绝不会停止爱她,他爱她直到死亡……”

一滴滴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纷纷扬扬地坠落,打湿了栀子花幼嫩的花瓣,渗进浅黄的花心。人生几度,栀子花开。

明天请看《十八岁的小姑娘去美国·苏珊的选择》

十八岁的小姑娘去美国 栀子花开

甜莲子

